



记者节——我们在路上

报纸编辑：有些神经质的“夜猫子”

□本报记者 王民峰/文 李英平/图

核心提示

每天早晨,当一份份带着墨香的报纸“流淌”在大街小巷,大多读者或许都不会注意报眉处编辑的名字。其实,在一份报纸内容诞生的过程中,编辑“扮演”着重要的角色,他们是幕后“把关人”,常在午夜下班,是练就“火眼金睛”昼伏夜出的“夜猫子”。

编辑是媒体中最善思考的一个群体,他们满怀新闻理想,有着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。由于常年上夜班,他们的生物钟彻底被打乱,多数患有颈椎病、腰椎病;他们没有过多时间陪孩子,总觉得亏欠子女很多;为出精品,他们精益求精,甚至有点儿神经质……



晚报编辑部的女同胞们。

夜班室里,编辑是真正的“夜猫子”

每篇新闻稿件的出炉,都渗透着编辑的心血和智慧。编辑的工作从下午3点开始,反复修改字词、语句、标点符号,制作醒目的标题,精编稿件内容……为了让版面更漂亮,他们常常绞尽脑汁,直到午夜才能结束,遇到重大报道时,甚至熬夜至凌晨四五点。

2012年伦敦奥运会期间,平顶山晚报推出奥运特刊——《奥·韵》。北京时间7月31日凌晨,鹰城姑娘李雪英在举重女子58公斤级比赛中夺冠,同时打破了抓举和总成绩两项奥运会纪录,同时助中国实现该项目奥运三连冠。本报记者早已“蹲守”在李雪英的家乡——舞钢市尚店镇李楼村,与她的家人一起观看比赛。本报刊发的《奥运冠军李雪英的成长之路》等独家报道,后被媒体广为转载。

“咱鹰城姑娘夺冠,作为家乡

顾不上家,编辑的孩子早“当家”

人们常说“穷人的孩子早当家”,其实,编辑的孩子们也早早学会了独立与坚强,“洗衣、做饭,烧水、拖地,里里外外都是好‘身手’”。

晚报编辑程光荣的妻子在叶县教高三,工作繁忙,回家时间比较少,带孩子全靠他一人。因为工作忙碌,常无暇顾及儿子的学习和生活,每念及此,常觉亏欠孩子。

“我给儿子说,爸爸忙,没时间给你做饭,你要像个男子汉!”程光荣说,儿子刚上小学时,一个人在家害怕,他就这样鼓励儿子。今年,儿子12岁,早已学会了独立

有影响力的媒体,必须有咱独家的报道,这是责任也是使命。”至今,晚报编辑部主任楚让蕊还清晰地记得,版面排完已是凌晨4点多,“整个奥运会期间,夜里12点前就没下过班”。遇到重大报道时,编辑凌晨四五点下班是常事。

现在,已从事17年新闻工作的楚让蕊患有颈椎病,疼痛时甚至出现头晕眼花的状况。为改善身体状况,她常利用休息时间做瑜伽、推拿。虽然编辑工作极为辛苦,但她打心眼里喜欢这份工作,苦在其中,也乐在其中,“累并快乐着”。

由于工作的特性,日报编辑的下班时间会更晚,夜里12点以后下班是工作常态,凌晨四五点完工也屡见不鲜。“上班时常常是高强度、满负荷,不敢有丝毫的懈怠。”11月4日,负责一版的日报编辑张红晓说,他编辑一版时一

周,上班的一周内,他与妻子、朋友“约法三章”:不接送孩子、不做饭、不聚会,“只有这样才能全心全意工作,不然精力、体力上跟不上,容易出问题”。

“一版编辑肩上的担子重,责任大,压力也大。”张红晓说,作为一个党报的夜班编辑,要经常“充电”学习,把握好宣传重点和新闻热点,时刻绷紧政治这根弦,不能有政策性方面的丝毫差错。每当遇到重大报道时,凌晨四五点下班是常态,睡到上午10点才能醒来,“生物钟彻底乱了,有时晚上睡不着,有时睡到中午十二点”。

楚让蕊说,在新闻战场上,编辑常常昼伏夜出,是名副其实的“夜猫子”。由于长期上夜班,只能白天睡觉,他们的生物钟被彻底破坏,休息时间极为紊乱。不少人因此患有颈椎病、腰椎病,甚至心脏也不好。

觉”。

晚报编辑刘稳的儿子今年5岁了,因孩子的爷爷奶奶早就不在了,而孩子的爸爸最近又派去外地学习,如何出色地完成工作,又能兼顾儿子的生活,就成了一项艰巨的“任务”。

“儿子很小的时候,都是姥姥在照看,现在上幼儿园了,就靠朋友、邻居帮忙。”刘稳说,儿子跟着自己也快变成了“夜猫子”,每天晚上睡得很晚。每当想到这些时,她心里就特别难受。但是,令人欣慰的是,儿子虽然调皮,但还算懂事,不但没有埋怨,还时常安慰妈妈。

最怕出错,编辑有点儿“神经质”

作为幕后“把关人”的编辑,手机是24小时不关机的,这是工作要求,也是职业责任。他们最担心睡梦中或次日上午接到领导或单位的电话,因为“多半不是好事,很有可能是报纸出错了”。

前不久的一天深夜,正在睡梦中的晚报编辑张骞突然接到夜班电话,顿时紧张起来,“由于版式不齐,印刷厂不能开印”。他赶紧穿上衣服,急匆匆地跑到采编中心,而此时版面已被“锁定”,后经技术人员授权才打开了版面。经多方查找,是其他环节出了问题,他才松了一口气。

“当编辑时间越长,越觉得战战兢兢,如履薄冰。”张骞说,编辑是新闻内容的“把关人”,一旦出错很多时候无法弥补,必须练就“火眼金睛”,无论标点符号、字词、图片,还是标题、报头、版式等,都不能有丝毫的差错,“有时,夜里常常在梦中被惊醒,醒来后还清晰地记得梦中的版面上哪儿出了错”。

晚报编辑张满说,她觉得编辑都有点儿“神经质”,有时感觉无缘无故地焦虑,如果夜里接到报错的电话,紧张之余会略感庆幸,毕竟还有修改的余地;而一旦次日上午接到电话,她就会惊慌失措。一旦出错,受处罚是小事,最严重

的是错误已无法挽回。每次签发前,她都会重新浏览报头、标题、日期等细节。

跟文字打交道是件很辛苦的工作。为排遣工作的枯燥和压力,实在太累的时候,晚报编辑徐明卉喜欢看几则笑话,“看稿子时间长了,头晕眼花,不找个开心的事情调解下,很容易出错”。有时,下班回家时,她常打印一份大样带回家,走到家后还反反复复地看,“一会儿看看报头,一会儿看看稿子内容,一会儿看看标题”,生怕哪儿出了差错。

“有一条高压线始终横在心上,就是不能出错。”晚报编辑朱丙强说,编版时遇到“猛料”与“深度”报道是件很兴奋的事情,如果晚上遇到突发新闻,需要调整版面,他并不觉得麻烦,因为“这是编辑的职责所在”。

深夜下班后,饥肠辘辘地走在空旷的大街小巷,看到哪家小店开着门,能吃上一份芝麻叶面条或到小摊上“吹吹牛”,他们常觉得回味无穷。只有此时,他们才可以松一松紧张

的神经。回家后,洗漱洗漱,浏览下微信圈……接二连三地打上几个哈欠后,就该钻进被窝了!次日,为了让读者心中的墨香更加弥久,他们将再次迈着坚定的步伐,铿锵前行!